

舆地广记

“八景”遗韵醉千年

王太山

招远，是黄金宝地，也是我的故乡。去年暮冬初春之季，我踏上了这片热土。此番前来，不为慕金，只为寻踪那个流传百年、令我魂牵梦绕的招远“金都八景”。

在招远文友魏青梅老师的陪伴引领下，我们走进招远市文史档案馆。伏案翻阅泛黄的《招远县志》，字里行间的灵秀与厚重扑面而来：“张画先春”“普照晨钟”“架旗阴雨”“温泉晓浴”“公署乔松”“祥光烟月”“黄岗返照”“仙洞石门”。自明清以来，这八景便闻名遐迩，岁月流转中，它们或湮没于时光尘埃，或在当代焕新重生，却始终是镌刻在招远大地上的人文图腾。

张画先春：晴峦报晓，春信先通

二月的胶东大地仍笼罩在料峭寒意中，枯木疏枝间透着萧瑟，张画山脚下却已抢先铺开春的信笺。山坳间的枯草下，新绿悄然萌发，点点嫩芽顶破冻土，在暖阳下泛着碎金般的微光；山间溪流解冻，潺潺水声清脆如筝，仿佛在向世人传递春的讯息。这便是《招远县志·山川》中记载的“张画山，县西北十里，山势蜿蜒，林壑幽美，春先至，故以‘先春’名景”。

徒步登山时，脚下的小径虽被杂草覆盖，但循着村民指引前行，仍清晰可见明清已有的“山坳草际，新绿点点，芽甲初露，霜雪未消而生意已萌”景致。行至山腰，微风拂过，草木清香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，瞬间驱散了冬日的寒凉。远处村落炊烟袅袅，青瓦在晨光中泛着暖意，与山间初萌的绿意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绝美的田园春景图。当地老人说，张画山的春天比周边山体早来半月，这“金贵春光”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让我在料峭春寒中，提前邂逅了金都大地的温柔与力量。

普照晨钟：古寺鸣禅，清音未散

“普照晨钟父老相传云，得自海潮，当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，钟溯流而上，若有神物凭之者。以普照寺为金、元古兰若，遂于门左侧构楼，悬钟其上。每晨、夜叩之，声噌向，闻四十里。”顺治版《招远县志》中的这段文字，为普照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张画山下来，我们驱车来到招远市区的普照路。如今的普照路车水马龙，高楼林立，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唐代古寺的所在地。那座传奇古寺，历经千年风雨，虽已湮没于城市建设的浪潮中，但“普照路”“晨钟路”这些地名，仍在默默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。

在普照路附近的小区，我们拜访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。他指着眼前的居民楼，眼神中满是追忆：“这里就是普照寺的旧址，我小时候还见过寺里的残垣断壁，那口铜钟的声音，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”老者说，民国时期，普照寺虽已衰败，但铜钟仍在，每日清晨，钟声洪亮悠扬，初则低沉如雷，继而清越如笛，传遍城乡，唤醒晓梦。“那声音能涤荡人心，听着心里就踏实。”

史料称，这口铜钟铸于明代宣德年间，重达千斤，钟身刻有梵文经咒，纹饰精巧，历久不蚀。民间相传，铜钟并非随潮而来，而是唐代高僧为镇住城东河

畔的“水妖”所铸，钟身梵文经咒可驱邪避祸。后铜钟下落不明，村民传言是“神钟已归海”，仍在佑护金都。

古寺不存，但“普照”二字所承载的宁静与祥和，已融入城市的血脉。

架旗阴雨：奇峰锁雾，豪气长存

小雨淅沥的清晨，我们驱车前往城西南约4公里处的架旗山。它毗邻龙王湖风景区，主峰海拔320多米，绵亘数十里。远远望去，峰峦高耸，形如旌旗，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正如《招远县志·山川》所载：“架旗山，位于县城西郊，峰峦高耸，形如旌旗，故名。阴雨时，云雾缭绕，峰石隐现，宛如画境。”

登山途中，雨水与风声、溪流声交织成韵，若天籁般悦耳。山间空气清新润喉，深吸一口，仿佛能涤荡肺腑。沿途怪石嶙峋，或如虎踞，或如仙指，或如金鸡独立，在云雾中更显诡谲。行至半山腰，云雾时而浓如乳，时而轻如纱，一抹阳光偶穿云隙，照射在草叶的露珠上，泛出七彩光亮，但转瞬即逝。这种朦胧之美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水墨丹青之中，分不清是现实还是仙境。

架旗山的传说更添厚重。《招远县志·杂记》载：“隋唐间，瓦岗诸将尝屯兵于此，竖旗为寨，故山名架旗。”我在山间寻觅，果然在一处山坳发现了少量残石，抚摸着历经千年风雨的岩石，指尖仿佛触到了当年的战火硝烟与英雄豪气。民间相传，瓦岗军屯兵架旗山时，曾将征战所得的金银珠宝藏于山间溶洞，藏宝处“旗石为记，雾锁为门”，需在阴雨朦胧时方能找到入口。虽未得实物，但山涧中偶尔发现的锈蚀兵器与钱币，为传说增添了几分可信度。

当地村民告诉我，因气候变化与植被覆盖变化，“阴雨锁雾”的独特景观出现频次已不如从前。即便如此，雨中的架旗山依然美得动人心魄。雨水冲刷后的山体，更显青翠挺拔；云雾缭绕间，峰峦树木仅露轮廓，如诗如画。

温泉晓浴：温汤润身，岁月静好

招远为著名温泉之乡，滚泉山温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《招远县志·物产》载：“温泉，在县东三里滚泉山，水自石隙出，常年沸腾，可浴可疗。”如今，这里已建成招远温泉旅游度假区，延续了“温汤养生”的文化传统。

步入度假区，雾气氤氲如轻纱缭绕草木，淡淡的硫磺清香袭人。露天温泉池与仿古汤屋错落有致，建筑风格古朴出新。正如《招远县志》所载：“清乾隆间，邑人改‘晚浴’为‘晓浴’，以晨光浴汤为胜。”赤身缓缓涉足露天温泉池，水温热而不烫，半刻钟工夫，暖意自足底漫至胸腹，惬意至爽，疲顿尽消。池面薄雾浮荡，天际鱼肚白渐染霞光，晨光洒在水波上，粼粼若碎金；溪流絮语、鸟鸣相伴，恍若仙境。

这里的温泉“含硫磺、铁、钾诸矿质，治风湿、疥癣、失眠诸症有奇效”。民间还流传着“神水救人”的故事：明末大疫，招远境内许多人染疾卧床，温泉旁的老药农告知村民温泉水可疗疫病，村民纷纷前往沐浴，不久疫情便得到控制。为感恩神水，村民在温泉旁建“汤神庙”，每逢农历三月初三祭祀，这一习俗延续至今。

俗延续至民国。如今的温泉度假区内不仅有传统的温泉浴，还融入了现代养生理念，推出了中药浴、花瓣浴等多种特色项目。人们在享受惬意温泉的同时，还能欣赏到古温泉遗址的碑刻与介绍，感受千年温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

公署乔松：苍松虽逝，风骨永存

招远古县衙旧址位于今罗峰街道府前路一带，如今这里已成为招远市的商业中心。但“公署乔松”的故事，仍在招远民间广为流传。《招远县志·古迹》载：“县衙前乔松二株，明洪武间植，高逾丈，虬枝苍劲，历数百年不凋。”

在府前路附近走访时，一位熟知当地历史的老人为我讲述了这两株古松的传奇。据老人介绍，这两株古松枝干虬曲如盘龙，树皮厚而粗糙，沟壑纵横，皆是岁月的痕迹。枝叶遮天蔽日，郁郁苍苍，日光穿隙，斑驳满地，风吹枝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往事。史料详细记录了古松的坚韧：“明末兵燹，枝干受损，然次年春仍抽新芽；清乾隆间大旱，草木枯槁，二松独茂。”它见证了县衙的晨昏理事、百姓往来，见证了招远的朝代更迭、盛衰变迁，更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宁。

遗憾的是，这两株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古松，在1958年被锯掉了。如今，虽无实物可寻，但在招远市博物馆内，仍保存着古松的照片与相关记载。

在老一辈招远人的心中，这两株古松是坚韧不拔、守护一方的精神象征。如今，古松虽逝，但它的风骨并未消失。它所承载的坚韧不拔、守护一方的精神内涵，已融入招远人的血脉，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。

祥光烟月：幽观浮雾，道法自然

招远城东北12公里处的云屯山，海拔720米，东连栖霞山，北连黄县山，其东麓的祥光观，便是“祥光烟月”的所在地。顺治版《招远县志》记载：“云屯山为祥光观，观为古仙灵遗址。”这座千年古观，曾是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的修炼之地。

丘处机曾以《云屯山》为题赋诗：“云屯山，云冥冥，天风动摇飞雨零。神奇幻怪不可测，千变万化无常形。云收雨霁杳无迹，但见群山罗翠屏。”诗句精准勾勒出月光、云烟交织，云雾变幻、山势奇特的仙境般景象，也让“祥光烟月”的灵秀之气随着诗文流传开来。

祥光观附近崖根处，有一口斜井，有着“一井可观双月”的传奇说法。每当夏日黄昏，青烟四合、月光朦胧，明月高悬时，月光经特殊地形和井水折射，能在井中呈现出两轮月影，和周围云烟、山景相融，造就了“祥光烟月”的独特景致，让人有超凡脱俗之感。

暮色时分，我们走在蜿蜒的山路上，越往深处，雾气越浓。抵达祥光观遗址时，夜幕已完全降临，山间雾气自谷底生出，缠山绕观，清香湿润。遗址周围草木丛生，隐约可见青砖灰瓦的残垣断壁，在月光与雾气的笼罩下，若隐若现，如仙宫浮于云端。

当地村民告诉我，祥光观于清咸丰年间因山洪受损，后经修缮，民国时逐渐荒废。如今，虽仅存遗址，但周围仍

多雾，月夜景致依稀可寻。站在祥光观遗址，我仿佛在与古人对话，感受到了他们对超然意境的向往，对内心平静的追求。这份意境，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也是历史文化的沉淀，它让人们在喧嚣的尘世中，找到了一方寻求内心平静的精神栖息地。

黄岗返照：金阁映霞，荣光永续

黄昏时分，我们登上了温泉街道黄岗上的黄金阁。这座2008年在旧址附近重建的仿古建筑，朱栏金瓦，气势恢宏，完美延续了“黄岗返照”的景观意境。《招远县志·山川》载：“黄岗，于县西三里，岗上有阁，日落时，余晖照阁，金光四射，与‘金都’名合，为八景之一。”

据史料考证，古阁为明代所建，清代多次修缮，民国时倒塌。如今的黄金阁，虽非当年遗存，但站在阁上远眺，所见景致与史书中的记载别无二致。夕阳西斜，天空被染为橘红色，渐次深红，直至紫色渐暗。余晖洒在黄金阁的朱栏金瓦上，金光四射，壮观异常。登高远眺，招远大地尽收眼底：夕阳洒在田野上，如铺金毯，麦浪翻波；洒在草木上，镀上金边，色泽艳丽；洒在河流上，如金带蜿蜒，流光溢彩；远处村庄炊烟袅袅，与晚霞相映，构成一幅绝美的田园暮色图。

史料记载，黄岗“自古为观景胜地，明清时，邑人每至黄昏，登高赏景，吟诗作赋”。

如今，“黄岗返照”已成为招远文旅的重要名片。

站在黄金阁上，望着漫天晚霞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“黄岗返照”的“返”字，不仅是夕阳的回归，更是历史的回响，是文化的传承。

仙洞石门：奇峡通幽，秘境寻踪

罗山国家森林公园东麓班仙洞景区的仙洞石门，是金都八景中最具奇绝色彩的一景。从玲珑镇小蒋家村西北，沿蜿蜒的石阶爬行一小时有余，两道巍然矗立的巨石赫然出现在眼前。《招远县志·山川》载：“仙洞石门，位于县北罗山东南，两石对峙如门，高数十丈，中仅通径，门内有洞，奇景天成。”这两道巨石如刀削斧劈，石质苍润，布满青苔，为亿年造化而成，中间仅留窄径三尺，仅容一人通行，如天然屏障守护着秘境。

“仙洞石门”又称“班仙洞”，因全真教道士班仙曾在此修炼而得名。史料中对洞内景致记载翔实：“洞内有‘龙床’，石形如榻，纹似龙鳞。”民间相传，仙洞石门内曾有两位仙人对弈，凡人若误入棋局，便会忘却尘世时光。清代有樵夫进山砍柴，误入洞内观棋，待棋局结束下山，发现村中已过百年，亲友皆逝。此后，“洞中一日，世上百年”的传说便在招远民间广为流传，为仙洞石门增添了几分奇幻色彩。

仙洞石门与祥光观同为全真教圣地，一为修炼之所，一为悟道之地，二者共同见证了全真教在招远的传承与发展。

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，让我对八景遗韵的“醉”有了更深的理解，而非一时的感官愉悦，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浸润与心灵共鸣。